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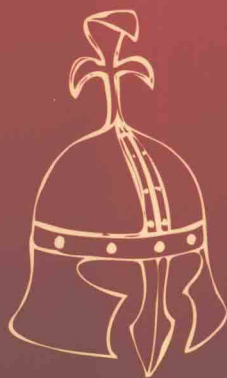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Krzyżacy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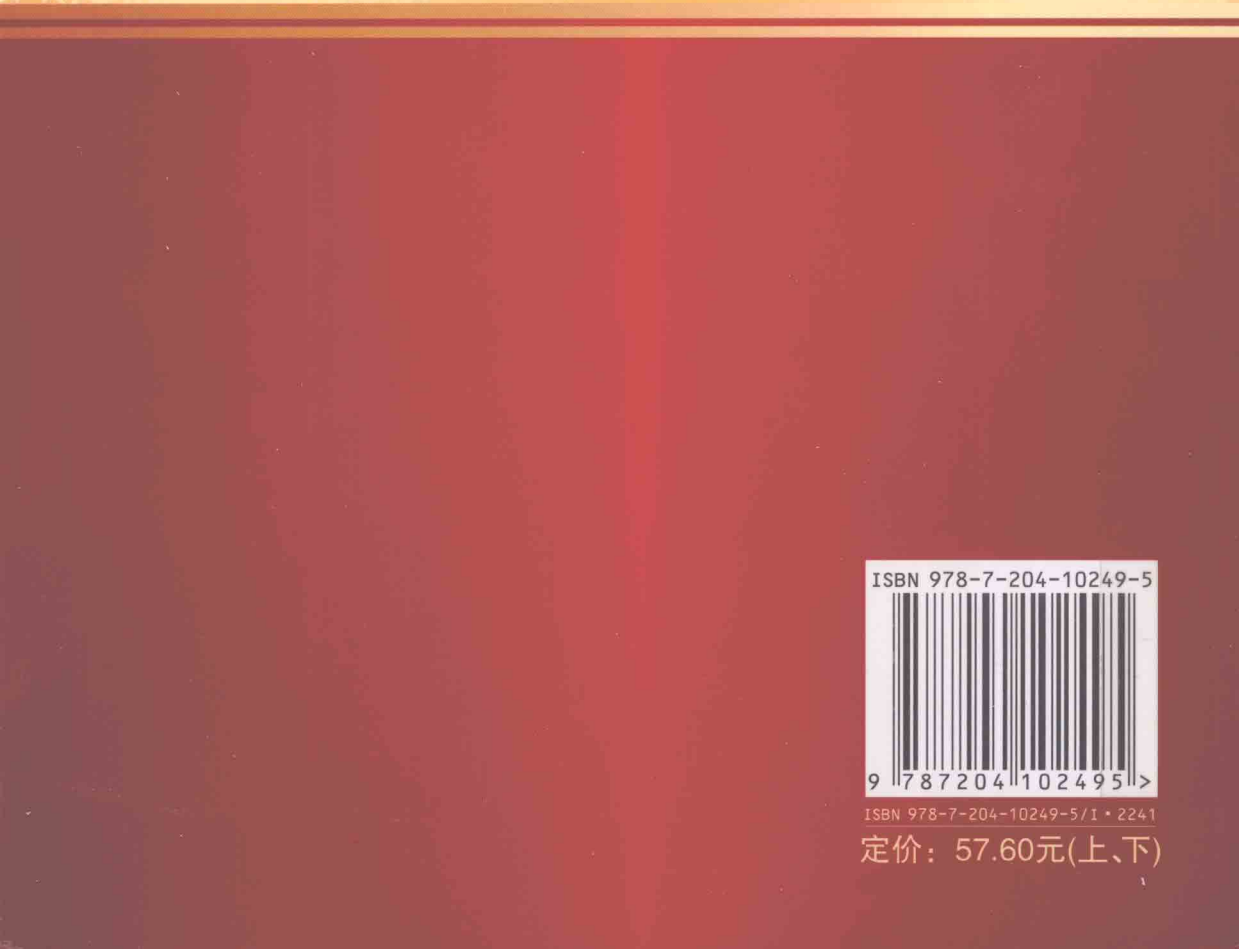
十字军骑士

—— [波兰] 亨利克·显克微支 / 著 王人敏 / 译 ——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04-10249-5



9 787204 102495 >

ISBN 978-7-204-10249-5/I · 2241

定价：57.60元(上、下)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Krzyżacy I

十字军骑士

—— [波兰] 亨利克·显克微支 / 著 王人敏 / 译 ——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字军骑士. 上/(波)显克微支(Sienkiewicz,H.)著;王人敏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05.7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综合卷.第3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49-5

I.十… II.①显…②王… III.长篇小说—波兰—近代 IV.I5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4991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十字军骑士(上)

作 者 (波)显克微支

译 者 王人敏

责任编辑 包斯日古楞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49-5/I·2241

定 价 57.60元(上下册)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4
第五章	60
第六章	80
第七章	85
第八章	95

第二部

第一章	100
第二章	108
第三章	114
第四章	132
第五章	143
第六章	149
第七章	154
第八章	161

第九章	167
第十章	174

第三部

第一章	182
第二章	186
第三章	195
第四章	209
第五章	220
第六章	226
第六章	235
第七章	244
第八章	248

第四部

第一章	264
第二章	274
第三章	282
第四章	289
第五章	291
第六章	305
第七章	308

第五部

第一章	318
第二章	335
第三章	341
第四章	344

第一部

第一章

在蒂涅茨一个名叫“猛牛”的客栈中，几个人正坐在那儿，倾听一位从远方来的骑士讲述他在战场上与征战途中遇到的各种冒险经历。他胡子一大把，但年龄不算太老，个头高大却十分瘦削，宽阔的肩膀，头发上罩着装饰着中空小珠的发网，身穿一件皮外套，上面留着装过胸甲的痕迹，系着一条用黄铜扣串接起来的腰带，那上边挂着一把套有角质刀鞘的刀，另一侧还佩着一把行军短剑。

在他身边，一个头发很长的年轻人与他同桌而坐，显出一副乐观的样子，一看便知他是这位骑士的同伴，或许是一名侍卫，这就无从知晓了，由于他同样身穿一件相似的旅行专用皮外套。在这里的另外几个人分别是两位从克拉科夫近郊来的贵族地主和三个头戴红色折叠无边帽的市民，又细又长的帽缨垂到了他们的臂肘部位。

客栈老板是一名日耳曼人，身穿褪了色带风罩的斗篷，戴着头巾，白色的领口开得很大，正用双手抱着一桶酒，将一个个陶杯倒满，同时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旁听着他讲述军旅的历险情形。

市民们正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方面。当初洛加泰克国王时代曾酿成市民与骑士间的那种仇恨如今已经彻底淡化了，市民们已经不再像前几个世纪那样见到贵族地主就点头哈腰。他们依然将其称作最尊贵的巨贾和老爷，并很钦佩他们爽快地买单。所以在客栈中经常能见到商贩与贵族如同亲兄弟般同桌畅饮。他们甚至很受人们的欢迎，由于他们富有钱财，时常还会为那些有纹章的骑士代付酒钱。

于是，他们就像往常那样坐着聊天，间或朝店主用眼神示意一下，让他往陶杯里倒酒。

“高贵的骑士，您见过的世面真多呀！”在场的一位商人说。

“不错！你们这些由四面八方来到克拉科夫的人，当中见过这些世面的还的确很少。”骑士回答说。

“以后慢慢就会变多的，”商人道，“很快将要举行恭贺国王与王后的狂欢盛宴了！国王已经降旨，将在王后娘娘的寝宫中挂上用珍珠刺绣的金线织锦帘幕，打着一个同样质地的华盖。到时还有前所未有的豪筵与擂台赛呢。”

“加姆罗特大叔，不要总截骑士的话头。”另外一位商人道。

“埃尔特利特兄弟，我可没截他的话头，不过我就是觉得，如果他知道大家经常议论一下这些事儿，肯定也会很开心，因为我肯定他正要去克拉科夫。无论如何，今天我们也没法子进城，他们肯定会闭了所有城门。”

“别人说上一句，你就会多上一句。你确实上年纪了，加姆罗特大叔！”

“但是我仍然能独臂举起一整匹打湿了的宽幅毛绒呢。”

“真厉害！那块毛绒肯定稀得像个透亮的筛子。”

这番争吵被骑士制止了，他说：

“是的，我是打算去克拉科夫住上一段时间，因为我已然听说了擂台之事。我非常希望在打擂这段时间里去较场上炫耀一番。这个青年是我的侄儿，尽管年轻，嘴唇上尚未长出胡须，却打败过很多身穿胸甲的人，故此他也想去打擂。”

酒客们望了望那位年轻人，开怀大笑，将长发捋到了耳朵后面，随后双手端起酒杯。

老骑士接口道：

“即便我们打算回去，也没什么地方可去啦。”

“可这是为什么呢？”一位贵族问道。

“请教您贵姓，尊府在何处？”

“我是波格丹涅茨的马奇科，这个孩子是我的侄儿，名叫兹比什科。我们的纹章是坦帕·波德科沃。我们的战号是格拉迪！”

“波格丹涅茨在哪儿？”

“呸！这位仁兄，你最好问它以前在哪儿，因为如今它已经荡然无存了。格日马尔齐克与纳伦奇作战的时候，波格丹涅茨被焚毁了，我们的一切全被抢走，连仆役也逃没了。附近的农民全躲到林中，田地荒芜了。后来这小子他爹重建了家园。然而过了一年，所有一切都被洪水再次冲没了。随后我哥哥死了，自从他过世后，我便与这个孤秧一块儿过日子。我心中琢磨：‘我坚持不了啦！’听人们说将要爆发战争，符拉迪斯拉夫国王已派莫斯科佐沃的米科拉伊前往维尔诺，随后又派奥莱希尼察的姚什科去招募士兵，购买战马。我认识一位高贵的修道院长图尔查的扬科，便将田地抵押给了他，换了一些金钱，购买了打仗时用的甲冑与战马。这小子当时刚刚十二岁，我叫他骑上一匹小马，于是我们就投奔了奥莱希尼察的姚什科。”

“和这个小伙子？”

“当时他甚至还不是小伙子呢，但从小他身体就十分健壮。十二岁那年就经常将一张石弩支在地上，用胸部顶住曲柄，弓弦拉得满满的，我在维尔诺见到的那些英吉利人，谁都不如他。”

“他一直都这么健壮吗？”

“他以前经常为我拿头盔，到他过十三个冬天时就可以为我扛长矛了。”

“你们那儿总是打仗！”

“全是由于维陶。这位公爷以前每年都要率领十字军骑士团进攻立陶宛，一直攻到维尔诺。和他们一块儿来的哪个国家人都有，日耳曼人、法兰西人、英吉利人，他们是最出色的弓弩手；还有波西米亚人、瑞士人及勃艮第人。他

们沿途砍伐树木，焚烧城堡，结果用剑与火将立陶宛践踏得面目全非，致使那个国家的人们都不想继续生活在原地而另谋他处，只要能远离日耳曼人，即使去海角天边，就是和魔鬼的儿孙住在一块儿都乐意。”

“我们这儿都听说了，所有立陶宛人都打算一家人远远地离开那块地界，那时候我们还怀疑呢。”

“我可是亲眼所见。噢！如果莫斯科佐沃的米科拉伊不存在，奥莱希尼察的姚什科不存在，说实话，如果没有我们的话，如今肯定维尔诺早就没了。”

“我们都非常清楚。你们根本没有彻底抛弃那座城堡。”

“是的。请听我讲，我在军事上的经验很丰富。老话常说：‘立特瓦（即立陶宛人）难驯’——此话非常正确！他们擅长作战，然而他们无法抗击沙场上的骑士。但是，如果日耳曼人的战马陷入沼泽之中，或遇到一片茂密的荆棘林——那可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日耳曼人勇敢彪悍，善于打仗呀！”三个市民大声说。

“他们身披铁甲胄，依次成排，几乎像面前的一面墙，前进时几乎像一个人似的。他们只要开始砍杀，立陶宛人便仿佛变成了一盘散沙，向四处逃窜，或者躺在地上任人踩踏。他们当中并不全是日耳曼人，由于在十字军骑士团中效力的哪个国家的人全有。那些人都十分英勇！一名骑士面对战场，通常是弯下身子，拿持矛枪，只身一人前去攻击整个敌军。”

“基督呀！”加姆罗特叫道，“那么这里面谁最英勇善战呢？”

“这得看这么说。如果说用弓弩的话，应当数英吉利人最强，他们可以一箭射透甲胄，在一百码以内射鸽子一向百发百中。波西米亚人用起板斧简直太可怕了。要是说双手耍大刀，那得数日耳曼人最棒。瑞士人经常用混铁两截棍击砸头盔。但是最出色的骑士还是那些法兰西人，不管是骑战还是步战都能取胜，一面打一面十分勇敢的喊话。那种话你肯定听不明白，由于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语言。他们都是一些虔诚的人。他们通过日耳曼人诅咒我们。他们说我们是为了保护异教徒和土耳其人和天主教作对，所以他们希望用一次骑士式的战斗来说明。这场上帝的审判计划捉对儿进行，他们派出四名骑士，我们也派

出四名骑士，在罗马皇帝兼波西米亚国王瓦茨拉夫的王宫里进行一次对抗。”

话说到此处，更引起了贵族与商人的好奇心，他们朝波格丹涅茨的马奇科抻了抻脖子，问道。

“我们这里去的骑士都是一些什么人？快讲下去！”马奇科把酒杯举到唇上，抿下一嘴唇，随后回答说：

“唉，别替他们担忧了。他们中有弗沃什瓦乔的扬恩，就是那个多布任的堡主，有瓦什门托夫的米科拉伊、有兹达阔夫的姚什科与契霍夫的雅罗什。他们都是优秀的骑士与坚强的男人。无论他们拿着什么兵器——宝剑或是斧钺——都使得十分娴熟！的确值得人们欣赏，也值得叫人用耳朵去听，因为我刚刚说过，就是你的脚踏到了那些法兰西人的喉咙，他们仍然会说一些骑士气概的话来应对你。然而我以上帝与圣十字架起誓，他们尽管有一张比我们倔强的利口，但是我们的骑士还是可以战胜他们的。”

“这是荣耀，愿天赐福。”一位贵族说。

“也请圣-斯劳斯赐福！”另外一位贵族又说道。随后他重新转头望着马奇科，接着问：

“那么！请给我们讲讲！你赞扬过日耳曼人与其他的骑士，由于他们骁勇善战，又能够轻而易举地把立陶宛人征服了。然而他们打你们总不会那样简单吧？莫非他们能够任意向你们进攻？到底怎样？请你也赞扬一下我们的骑士吧！”

很明显，波格丹涅茨的马奇科并非一个爱吹牛的莽汉，由于他十分谦虚地答复道：

“尽管那伙刚刚由国外来的人能够任意进攻我们，但他们试了一两次后，进攻我们的信心便不那样大了，我们是坚强不屈的人。所以他们通常是来指摘我们这种坚定的精神：‘即使你们不怕死，可是你们帮着撒拉逊人，这么干一定不会被上苍诅咒的。’于是我们之间的仇恨越来越大了，而他们的指摘是捏造的！国王同王后娘娘已经为立陶宛人施洗了。在那儿，所有的人都得崇拜我主基督，尽管并非大家全懂得应当如何去参拜。然而人人皆知，他们在普沃茨克大教堂中捣毁妖精的偶像时，我们仁慈的君王便叫他们在它跟前点燃一根蜡

烛——致使神甫们不得不对他说不能那样做。一位国王都这样做，那平头百姓则更不足为奇了！所以其中很多人暗地里说：

“‘公爷叫我们受洗，我便去受洗。他叫我们向基督行礼，我便去行礼。可我为何连一块小小的干酪都不能给那些原先的异教妖精？我为何不能扔给他们几根萝卜？我为何不能洒掉酒沫？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的马便会死去，或者奶牛就会得病，要么它们的奶水就会化为血水——要么收成就好不了，他们很多人全这么干了，所以他们全遭到了猜疑。但是他们这么去做，是由于愚昧与惧怕妖精。古时候，那些妖精过得非常之好。以前它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山林，经常骑着马去收取什一税。然而现在山林全都被砍光了，它们再也找不到猎物可吃——城镇的钟声发出噹噹鸣响，妖精们不得不都躲到茂密的森林中去，在那儿孤独地怒吼。要是有一个立陶宛人去森林中，它们便揪着他的羊皮外衣说：‘随便给我们点儿什么吧！’有的人给了，可也有些毫不畏惧的年轻人不仅没给，反而将妖精抓住。其中有个年轻人将一些豌豆放到一个牛尿脬里，很快便有十三个妖精（一作三百个）钻了进去。于是他拿一个花椒树的木栓把那个尿脬塞起来，将它们带到维尔诺，卖给圣芳济会的那些教士，教士们给了他二十块‘斯阔伊佐’。他只想消灭那些基督名下的敌人。我亲自目睹过那个尿脬，散发着一股强烈的臊味儿，由于那些肮脏丑恶的妖精就这样表现出了它们在圣水前的惶悚。”

“然而有谁数过，你就说那里边有十三个妖精呢？”商人加姆罗特抖着机灵地问。

“那个立陶宛人见它们钻到了尿脬里，便挨个地数。很明显，它们全在里边，由于那种臊味儿便让人知道它们的确在那里边，谁愿意拿走棍子去数呀。”

“怪了，怪了！”一位贵族叫道。

“我目睹过很多奇怪的事情，由于他们每件事都奇特无比。他们的头发乱蓬蓬的，无论哪位公爵都不梳头。他们每天以烤萝卜维持生计，这是他们最爱吃的东西，他们说吃烤萝卜能增长勇气。他们与他们的畜牲和蛇一起生活在冷杉林中，他们对吃食毫无节制。他们鄙视已婚妇人，却十分尊重未出阁的姑娘，觉得姑娘有至高无上的力量。他们声称，要是哪条汉子闹疝气，让一个姑娘拿

干树叶擦一下，立刻就不疼了。”

“如果擦肚皮的全是一些俊妮子，疝气闹上一回倒也值当！”埃尔特利特大叔叫道。

“那就问问兹比什科吧。”波格丹涅茨的马奇科回答说。

兹比什科放声狂笑，弄得他所坐的那条长凳开始摇晃起来。

“他们那儿的确有几个美妮子，”他说，“琳加拉就挺漂亮呀。”

“琳加拉是哪个？快讲！”

“什么？你们难道没听说过琳加拉？”马奇科问。

“我们从未听谁说过。”

“她就是维陶的妹子，马佐维耶茨基公爵亨利克的夫人呀。”

“也不见得。是哪个亨利克公爵？我们就听说过一个马佐维耶茨基公爷，是普沃茨克的主教，但是他都过世了。”

“正是他本人。他先前希望罗马给他一次神赦，可最后给他神赦的是死，看样子上帝对他的行为感到不满。奥莱希尼察的姚什科曾差我去给维陶公爵送封信，当时，国王也正差普沃茨克的主教亨利克公爵去利德斯威尔特。那时候维陶已经厌恶了战争，由于他根本攻不下维尔诺，我们的国王也厌烦他自己的弟兄们及其昏聩放肆。国王见维陶比他自己的弟兄们精干聪明，因此差主教去说服他离开十字军骑士团，再次归附于他，还许诺叫他当立陶宛的执政。见异思迁的维陶，听到信使的话，非常高兴，还举办了一场宴会和几场擂台。这位主教翻身上马，尽管其他的主教们反对他这么做，但他在擂台赛上反而显示出了他的骑士力量。马佐夫舍每一位公爵都力大无比，大伙儿都知道，就连他们那一族的丫头们都可以轻易掰下马蹄铁。起初，这位公爵便将三名骑士打下马背。第二次，又扯下五名骑士。他把我也打了下来。在打擂台开始之际，兹比什科的马两条前腿腾空而起，所以他也被打了下来。这位公爵由漂亮的琳加拉手里得到了所有的奖赏，披着全副甲冑拜倒在她的跟前。他们深深地爱上了对方，致使与他一起来的神甫们在多次在宴会上扯他的衣袖，将他由她身边拉开，她的兄长维陶阻止了她。这位公爵说：‘我要给自己一次神赦，哪怕罗马教皇不

同意，阿维尼翁的教皇肯定会同意。我必须马上和她结婚——不然，我就会心急如焚！”这原本是对上帝的一种大大的亵渎，可维陶没敢违背他的意愿，因为他不想让这位大使失望——所以便成了亲。于是他们去了苏拉日，之后又去了斯卢茨克。这真让小伙子兹比什科难过，由于依照日耳曼人的习俗，他已然选中了琳加拉公主当他的妻子，而且对她发誓永远忠实……”

“噢！”兹比什科忽然截断了他的话头说，“这倒是事实。可后来据说琳加拉后悔不应当这位主教的妻子，而且认为上帝肯定不会赐福给这种婚姻幸福，于是她便将自己的丈夫鸩死了。我听说了此事，就去恳求一位住在卢布林附近虔诚的隐修士，解除我发过的誓言。”

“他是一位隐修士，这倒也是事实，”马奇科微笑着回答说，“不过我不清楚他虔诚不虔诚，我们是星期五去他那儿的，那时候他正用一把板斧在砍熊骨，用力吮骨髓，吮得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他说骨髓不是肉，并且他这么做是获得准许的。由于他吮了骨髓，在梦中总能看到奇特的幻像，次日他就能把预言一直说到正午。”

“哦，哦！”马奇科回答说，“漂亮的琳加拉如今是个孀妇啦，她会让你去为她效劳。”

“这是徒劳，我打算重新选一位女士，为她效劳到最后一刻，随后去寻找一位妻子。”

“你应当先得到一条骑士的腰带。”

“哇！打擂的机会多得很。没有打擂，国王就不可能册封骑士。不管是谁，我都可以和他比试一番。如果不是我的马腾起前腿的话，主教就无法将我打下马来。”

“比你出色的骑士多得很呢。”

此刻，两位贵族喊道：

“请看在老天的份儿上！在王后娘娘御驾前打擂的可没有你这样的人，而是当世最有名的骑士。来这儿打擂的是加波夫的扎维沙和法卢列伊、奥莱希尼察的杜布柯、塔舍夫的波瓦拉、比斯库皮采的帕什科·兹洛德采、姚什科·纳山、

果拉的阿布丹克、布洛霍奇策的安得热伊、奥斯特洛夫的克里斯汀与科比兰尼的雅各布！你能和那些人比一比刀剑么？无论是本地的骑士还是波西米亚宫廷骑士，或者匈牙利宫廷骑士，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在胡说什么呢？你比他们厉害吗？你几岁了？”

“十八岁。”兹比什科回答说。

“他们当中无论是谁，都可以用手把你捻碎。”

“咱们走着瞧。”

然而，马奇科说道：

“听说国王对那些由立陶宛战争中归来的骑士，都有很多奖赏。你们谁是克拉科夫人，你们？这是真的吗？”

“没错，千真万确！”一位贵族回答说，“国王的慷慨是人人皆知的，可是如今难以靠近他了，由于客人们都一股脑涌到了克拉科夫。他们都是赶来恭贺王后娘娘分娩与王太子命名典礼的，希望对我们的君王表示尊敬，向他进贡。匈牙利的国王已出发，他们说罗马皇帝也会来，还有很多公爵、伯爵和骑士都会来此，由于他们不希望空手而归。他们甚至说圣卜尼费斯教皇也会前来，由于他也希望我们的君王帮助他抵御他在阿维尼翁的敌人。所以人这么多，就难以靠近国王了。但是，如果有人能见着他，对他表示敬意的话，那他便会重重地赏赐那个应该受赏的人。”

“那么我得非对他表示敬意不可，我已经效力了那么多年。要是有一天又爆发战争，我又得出去打仗。我们尽管得到了一些战利品，如今并不算太贫穷，不过我年纪愈来愈大，人上了年纪，气力也衰减了不少，总希望能舒适地生活。”

“国王非常愿意见到那些和奥莱希尼察的姚什科一同由立陶宛归来的人，他们都会受到热情接待。”

“你看，我那时尚未归来，我依然在打仗。你知道，日耳曼人由于国王和维陶公爵的和好而损失惨重。公爵运用计谋，将人质带回来之后，便去攻击日耳曼人！他毁坏城堡，肆无忌惮地烧毁，杀害了很多骑士与平民。日耳曼人要复仇，就像跟他们同仇敌忾的斯维德利格洛复仇一样。因此又开始了一次大规

模的远征。大团长康拉德亲自指挥一支大军，他们包围了维尔诺，想凭借他们的塔梯攻下所有的城堡；他们还想策谋夺取这座城市——然而他们失败了！此后他们一路后退，伤亡无数，侥幸生还的还不到半数人。然后我们又去攻击大团长的兄弟，斯瓦比亚的监守官乌尔里希·冯·容金民。但监守官由于惧怕公爷，就逃走了。他这么一逃却太平了，眼下他们正在重建城市。有一位虔诚的教士，他会光着脚板在炙热的生铁板上行走，从那次之后便预言说，只要世界存在，维尔诺的城垣下便再也见不到一名日耳曼士兵。要是果真这样的话，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导致了这种结局呢？”

波格丹涅茨的马奇科一边说一边摊开他那双宽大的两手，其他人都点头赞同：

“是，是啊！他讲得都是实话！是这样！”

但是刚讲到这当儿，话头被一阵从窗户外面传来的喧闹声打断了，因为夜色是那么温暖而明朗，人们都将牛尿脬从窗户取下了。由远方忽然传来弹奏声、唱歌声、欢笑声与马喷鼻儿的声音。他们感到十分惊讶，由于这时候天景已经不早。店主急忙跑到客栈的天井中，可是客人们的酒还没有喝光，他就叫喊着又匆匆跑了回来：

“宫里有人来啦！”

片刻之后，一名穿着蓝色外套、头上戴着红色折叠无边软帽的侍从走了进来。他站在那儿，扫了人们一眼，随后见到了店主，就说：

“擦桌点灯，公爵夫人安娜·达努塔今天晚上要在此处休息。”

他说完便离开了。于是客栈里就开始忙活起来，店主召唤仆役，顾客们都十分惊讶，互相对视着。

“安娜·达努塔公爵夫人，”其中的一个市民道，“基耶斯图特的千金就是她，雅努什·马佐维耶茨基之妻。她两星期前在克拉科夫里，但是她去扎托尔拜望瓦茨拉夫公爷，如今回来了。”

“加姆罗特大叔，”另外一个市民说，“咱们去谷仓里的草垛上睡吧，就别对那些贵人指望太高了。”

“他们连夜赶路我没感到奇怪，”马奇科说，“由于日间天气十分炎热，但

是既然他们离修道院不远，干嘛还要来客栈打歇呢？”

说罢，他对兹比什科说：

“这是漂亮的琳加拉的亲姊姊，你清楚吗？”

兹比什科回答说：

“和她一块儿来的马佐夫舍宫女肯定少不了，嘿！”

第二章

这时，公爵夫人走了进来。她是一位中年妇人，脸上挂着微笑，身披红色的斗篷，穿着浅绿色的衣裙，胯上系着一条金色腰带。公爵夫人后面跟着很多宫女，有的还没有成年，有的年纪较大，头上全戴着浅红色与浅紫色的花冠，手中几乎都拿着鲁特琴。有人捧着大束的鲜花，明显是在道边采摘的。房子里很快就满了，由于宫女后边还跟随一些宫廷侍从与童仆。人们都十分快乐，面带笑容，偶尔高声讲话，偶尔低声交谈，好像都沉浸于明亮的夜色中了。宫廷侍从中，有两名歌手，其中一个拿着一把鲁特琴，另一个腰上挂着一面冈斯拉。她们中有一个年龄非常小，好像只有十二岁，怀里抱着一个饰有铜钉的小型鲁特琴，紧随在公爵夫人的后边。

“赞颂耶稣基督！”公爵夫人站在大厅中间说。

“直至永远，阿门！”在场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说，一边深深地弓腰行礼。

“店主在哪儿？”

那个日耳曼人一听到叫他，就立刻走了过去，按日耳曼的风俗行单腿点地下跪礼。

“我们想在这儿休息一下，”公爵夫人说，“不过请快点儿，我们都饿了。”

三个市民早就避去了，而这时候两位贵族以及波格丹涅茨的马奇科与年轻